

质韵,但取其声耳。于此若未见唐写原本《玉篇》,即无从解决汉简之二湫字。

上述二端,足证唐写《玉篇》对于考古学有重要作用。唐以前古书多传写错误,又为后人妄改,不复完全是原作真实面目,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皆然,若轻信误本,引用之以分析探讨古代事物,势必以误传误,决难获得正确结论。予研究唐写《玉篇》,就部分以推全书,用群书以证一书,务求顾书之复原,希望此书能早日出版,在当前学术研究中发挥其应有作用。

汲古阁之刻书“广告”

《书林清话》卷六《宋刻书之牌记》条云:“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、目录后,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,其牌记亦谓之墨围,以其外墨栏环之也。又谓之碑牌,以其形式如碑也。元明以后,书坊刻书多效之。”牌记作用之一,有似后来广告宣传之处。除了这点,有的还可以使后人对这部书的流传情况增加一些了解。明汲古阁刻陶南村《辍耕录》有一则“广告”:

元末陶南村诸书,向来脍炙人口,惜隐沦不传,海内博雅君子辄秘而密,不啻和璧隋珠矣!近有云间刻版,论次颠倒,吴郡抄本,字虫鲁鱼,几失本来面目。不佞广搜博访,购得国初原刻,特恳汲古阁先生严加订正,以付剞劂,真九成之完璧,艺苑之胜事也。《说郭》、《会要》随有续刻。

监官黄之义君宜甫谨识

宣传本书版本之佳的味道当然是明显的,不过从这一则“广告”还可以看出:1.《辍耕录》一书在明初有过刻本,而且至明末崇祯时仍有流传;2.在这次刻书之前不久,又有过所谓的“云间”刻本;3.另有吴郡抄本;4.陶宗议除《辍耕录》之外,还有《说郭》、及《书史会要》,汲古阁也要准备续刻。

虽是“广告”,其所说的情况基本是对的,我们把它看作是研究陶九成著作的一个小小旁证也无不可。但正因为是广告就也难以深追,例如,黄之议就没有提到我们现在看到的《辍耕录》之元刻本。

《清话》说牌记多在“书之首尾序后或目录后,”汲古阁的这一条“广告”宽约5、高约9厘米,却是刻在封皮上,与《清话》所说略异,也是牌记的发展变化。

· 薛 英 ·